

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进程及前景分析

胡志强

摘要：冷战结束初期，欧盟未曾确立与西巴尔干国家建立联系的策略。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后，出于维护欧洲大陆安全和稳定的考虑，欧盟决心将西巴尔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自冷战结束以来，阿尔巴尼亚一直以“回归欧洲”、加入欧盟为目标，在民主化转型之路上不断完善和提升现代化国家的构建。阿尔巴尼亚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至今已有十多年，但在满足欧盟设定的“条件性”要求上还存在诸多障碍，始终徘徊在欧盟的边缘。阿尔巴尼亚最终何时入盟不仅取决于欧盟自身扩大的能力，还在于其自身的“达标”程度。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民主化建设水平、打击腐败、改善国内司法环境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阿尔巴尼亚未来实现加入欧盟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阿尔巴尼亚；欧盟；西巴尔干；条件

阿尔巴尼亚地处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西部，是连接欧洲东南部和中西部的重要纽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作为东欧最后一个发生政治变迁的国家，在开启国家转型的同时，也开始走上了追求加入欧盟和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漫长道路。本文旨在对欧盟西巴尔干政策和阿尔巴尼亚寻求加入欧盟的利益考量进行分析，在对阿尔巴尼亚尝试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其加入欧盟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展望阿尔巴尼亚未来加入欧盟的前景。

1. 欧盟的西巴尔干政策

欧盟于1999年首次提出“西巴尔干”的概念。“西巴尔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更多是一个政治概念（柯静，2007）。它不包括巴尔干半岛西

南部的希腊和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主要指冷战后经历剧烈动荡的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或地区，包括阿尔巴尼亚、联合国托管下的科索沃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出来的国家（斯洛文尼亚除外），即北马其顿^①、塞尔维亚、黑山^②、波黑。西巴尔干作为巴尔干半岛的次级区域，与欧盟直接接壤。该地区历史、宗教问题复杂，民族矛盾突出，给欧盟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为此，欧盟认为只有将西巴尔干地区纳入欧洲一体化轨道，才能实现该地区长久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整个欧洲的稳定与繁荣。

早在1996年2月，欧盟在罗马会议上就提出了实现西巴尔干地区一体化的“地区立场”（Regional Approach）（Pippan, 2004），意图通过经济和贸易联系推动西巴尔干国家相互间确立经济合作关系，增加区域合作。1997年4月29日，欧洲理事会召开总务理事会会议，正式出台了针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即以东扩为依托，向西巴尔干国家许诺加入欧盟的前景，以此推动该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法治等方面的改革（田旭，2018）。1999年科索沃战争发生后，欧盟针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开始由以安全问题为主导的议程转向关注西巴尔干地区加入欧盟前景的议程，并于5月启动了与西巴尔干国家的“稳定与联系进程”（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Process，简称SAP）。^③2003年，欧盟在萨洛尼卡峰会（Thessaloniki Summit）上积极评价了过去几年来西巴尔干国家在稳定、民主化和恢复经济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峰会批准了《西巴尔干与欧洲一体化》（*The Western Balkan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帮助西巴尔干各国加快入盟步伐的萨洛尼卡进程，并为西巴尔干各国设立了欧洲伙伴关系，提出了接纳西巴尔干国家入盟的明确前景（扈大威，2006）。2004年11月，欧盟委

① 北马其顿共和国，简称“北马其顿”。1991年11月20日，马其顿正式宣布独立，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由于希腊的坚决反对，在改名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均称其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F.Y.R.O.M）”。2018年6月28日，马其顿与希腊签署了关于更改国名的协议。2019年2月12日，马其顿共和国正式更改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② 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2003年2月4日，南联盟议会通过《塞尔维亚和黑山宪章》，改国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2006年5月21日，黑山举行全民公决。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

③ “稳定与联系进程”由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5月发起，同年6月由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该进程以双边合作协议、财政援助、政治对话、贸易联系和区域合作为基础，是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建立联系的战略框架和政策支柱。

员会把对西巴尔干政策的制定权从对外关系总司（DG External Relations）转到扩大总司（DG Enlargement），从而表明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入盟承诺的可信性（刘作奎，2015）。欧盟西巴尔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为西巴尔干各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推动西巴尔干地区的欧洲化，促进西巴尔干各国和平、稳定与发展，最终帮助西巴尔干各国完成社会转型，并为其加入欧盟创造条件。

总体上看，欧盟西巴尔干政策大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欧盟制度、价值和规范为核心，推动西巴尔干各国政治民主化改革。民主与法治是1993年欧洲理事会哥本哈根会议设定的“条件性”原则，即哥本哈根标准。^① 欧盟依靠自身在制定规范和制度上的优势，积极输出“软实力”，试图以此改变西巴尔干地区拟加入欧盟的国家的制度和行为方式，从而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的外部约束性力量。西巴尔干国家自“东欧剧变”以来，虽已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转型，但是政治改革普遍进展缓慢，体现欧盟标准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文化尚未形成。特别是阿尔巴尼亚频繁出现政局不稳、选举失败、政府更迭频繁等状况，无法满足欧盟提出的结构性政治改革要求。因此，欧盟希望在吸收西巴尔干国家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标准来推动潜在成员国的相关改革和制度建设。

第二，欧盟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阶段性政策工具对西巴尔干国家进行资金援助，以推动其社会发展。如通过“法尔计划”（PHARE）、“共同体复兴、开发与重建援助计划”（CARDS）、“入盟前结构调整工具”（ISPA）、“入盟前援助工具”（IPA）等政策和工具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及给予西巴尔干各国非对称贸易优惠待遇，旨在促进西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其社会凝聚力。其中2000—2006年通过的CARDS计划提供了46亿欧元的援助，2007—2013年通过的IPA一期援助了115亿欧元，2014—2020年IPA二期又提出了117亿欧元援助的资金预算。欧盟希望通过援助资金撬动更多私人投资进入西巴尔干地区，以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民主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实现地区一体化。

^① 所谓“条件性”（conditionality）原则，是欧盟针对扩大政策采取的附加条件，要求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或接受援助的申请国必须符合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并以通过共同体法律（Community acquis）为条件。“哥本哈根标准”对所有希望成为欧盟成员的国家提出了需要达到的条件，包括拥有捍卫民主稳定的机构、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拥有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拥有履行成员国职责的能力，包括恪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宗旨等。

第三,以自由贸易协定推动西巴尔干地区经济一体化。欧盟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促使西巴尔干国家向欧盟靠拢,建立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商品、资本、服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999年6月10日,在科隆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通过《东南欧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 for South-East Europe*),重申愿将西巴尔干国家纳入同欧洲更为紧密的一体化框架,努力推动东南欧建立自由贸易区,推进西巴尔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孔寒冰,2014)。在“稳定与联系进程”的合作框架下,欧盟免除了西巴尔干国家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关税。2000年开始,欧盟向所有西巴尔干国家提供了自主贸易减让的优惠。这些优惠政策一直持续到2020年底,几乎免除了西巴尔干国家出口欧盟所有商品的关税和数量限制。

第四,加强与西巴尔干地区的对话与联系。2014年8月,在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Merkel)主导下举行的西巴尔干半岛问题高级别会议做出政治承诺,明确了欧盟接纳西巴尔干国家的愿景。此次会议启动了“柏林进程”(Berlin Process),旨在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为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保持欧盟与西巴尔干地区的一体化势头。作为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合作机制,“柏林进程”的出台使得欧盟能够更广泛地介入西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对强化地区合作、推进善治、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引导和控制该地区的发展方向具有广泛而直接的影响。

2. 阿尔巴尼亚寻求加入欧盟的考量与进程

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加入欧盟是阿尔巴尼亚自独立以来就提出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和阿尔巴尼亚“回归欧洲”的必然选择。

2.1 阿尔巴尼亚寻求加入欧盟的考量

对阿尔巴尼亚而言,加入欧盟在政治、经济以及国家安全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在推动国内政治改革上,加入欧盟能够为阿尔巴尼亚政治改革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新的发展动力。阿尔巴尼亚自“政局剧变”后,对国家的

发展模式进行了重新选择，在政治上实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多党议会民主制。2004年9月，阿尔巴尼亚设立了新的政府部门——欧洲一体化部（Minist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专门处理涉及加入欧盟的相关事宜（Gjergji Vurmo, 2008）。阿尔巴尼亚在处理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以加入欧盟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以实现欧洲一体化为目标，带动国内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使欧洲共同价值理念成为国内政治发展的道德范本与组织逻辑（Johnson, 2001）。

第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助于阿尔巴尼亚摆脱经济落后局面，实现国家发展与繁荣。一方面，加入欧盟，就可以像其他成员国一样享受欧盟共同的经济政策，得到欧盟更多的资金援助，分享巨大的欧盟内部市场。欧盟的一系列资金和技术援助可以促进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入欧盟，成为申根国家，意味着在欧盟内部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将更加自由和便利。如果能够实现与欧盟货币的一体化，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深化阿尔巴尼亚与欧盟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还能够让阿尔巴尼亚的商品、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加速在欧盟统一的市场内部自由流动，推动国内外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正如有学者所言，加入欧盟可以获得明显的经济收益，如经济增长效益提升和市场要素融合，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活跃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和欧洲市场（Baldwin & Wyplosz, 2009）。2013年，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在《政府年度施政计划（2013—2017年）》中强调，阿尔巴尼亚不仅是西巴尔干地区国家，也是欧洲国家，理应在欧洲经济发展中获益。阿尔巴尼亚政府将为实现与欧洲的一体化做出更大努力，在纠正过去失误的同时，致力于提高加入欧盟的可信度，这也是政府为实现阿尔巴尼亚复兴对人民做出的承诺（Qeveria e Republikës së Shqipërisë, 2013）。

第三，融入欧洲安全共同体有助于保障和维护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阿尔巴尼亚2009年加入北约，在获得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硬保障”的同时，阿尔巴尼亚将加入欧盟看作北约之外的另一种预防安全风险的保护机制，希望借助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获得欧盟的“软保障”。这不仅有助于阿尔巴尼亚开展与域内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建立相互依存的联系网络，奠定彼此信任和信心的基础，而且更有利于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毒品交易、人口贩卖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另外，阿尔巴尼亚周边的北马其顿、科索沃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阿族人，民族矛盾时

有发生。加入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区域内的民族冲突纳入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推动各民族实现一定的和解。2018年10月31日,阿尔巴尼亚总统伊利尔·梅塔(Ilir Meta)在乔治·C.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指出,西巴尔干半岛未来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欧盟对支持该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面对国家安全挑战,阿尔巴尼亚只有通过欧盟集体安全战略才能加以应对(Meta, 2018)。可见,加入欧盟能够创造切实有效的安全保护,是阿尔巴尼亚维护其在该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安全战略支柱。

2.2 阿尔巴尼亚寻求加入欧盟的进程

针对申请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国家,欧盟为其设定了几个主要步骤:启动“稳定与联系进程”、开展《稳定与联系协议》(*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简称SAA)的谈判与签署工作、入盟国家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欧盟给予正式候选国身份以及开启入盟谈判等。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是一个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阿尔巴尼亚需要实施根本变革,以达到欧盟所要求的入盟标准。纵观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进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前期准备。在欧盟与阿尔巴尼亚正式开启“稳定与联系进程”前,欧盟通过确立经贸合作关系,提供经济援助等手段,帮助阿尔巴尼亚完成入盟申请前的准备工作。阿尔巴尼亚与欧共体(欧盟前身)早在1991年6月就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初,阿尔巴尼亚与欧共体签署了一项贸易与合作协议,同时也获得了“法尔计划”资助的资格。1994年到1998年,阿尔巴尼亚与欧盟举行了4次部长级和5次议会间的政治对话,就立法、海关合作、金融、经济、农业、基础设施等问题进行讨论。不过在此期间,欧盟尚未就成员国资格做出具体承诺。继1998年欧盟给予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一项非对称的关税优惠便利后,1999年阿尔巴尼亚又获得了欧盟的自由贸易优惠政策。此外,阿尔巴尼亚还持续得到欧盟一系列的资金援助,从2000年开始,阿尔巴尼亚通过“CARDS计划^①”持续得到欧盟的资金援助,用来协助国内的发展、建设以及结构性改革。如此一来,欧盟铺平了与阿尔巴尼亚之间合作的道路,双方建立

^① “共同体复兴、开发与重建援助计划”(Community Assistance for Re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Stabilisation),简称“CARDS计划”。

起更为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

2003年是阿尔巴尼亚向欧盟迈进的关键一年。1月31日,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Romano Prodi)访问阿尔巴尼亚,讨论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这标志着欧盟开始与阿尔巴尼亚就“稳定与联系进程”开展谈判。双方举行了18轮协商会谈,包括7轮政治协商和11轮技术协商,主要涉及政治、司法、安全以及与《稳定与联系协议》有关的经济、金融、贸易、市场等问题。同年6月,在萨洛尼卡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表示向所有开启“稳定与联系进程”的国家敞开大门,并通过了深化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关系的文件《萨洛尼卡西巴尔干议程:迈向欧洲一体化》(*Thessaloniki Agenda for the Western Balkans: Moving Towards European Integration*)。2004年6月,欧盟部长理事会批准了阿尔巴尼亚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同年9月,阿尔巴尼亚政府通过了《国家行动计划》,明确了政府应对欧盟伙伴关系优先事项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计划。之后由于阿尔巴尼亚国内改革进展缓慢,特别是在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上没有达到欧盟要求,欧盟与阿尔巴尼亚就《稳定与联系协议》谈判持续的时间大大超出了预期。直到2006年6月12日,阿尔巴尼亚才正式与欧盟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议》,从而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2)正式申请。自阿尔巴尼亚与欧盟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议》后,为使阿尔巴尼亚国内立法与欧盟法律主体,即《共同体既存典章制度》(*Community acquis*)相一致,阿尔巴尼亚政府制定了《国家发展与一体化战略(2007—2013)》。根据该战略,阿尔巴尼亚政府计划采取措施,在法律和政策上尽快符合《稳定与联系协议》中规定的条件。2009年4月1日,欧盟成员国希腊最后一个批准了欧盟与阿尔巴尼亚的《稳定与联系协议》,至此《稳定与联系协议》正式生效。随即,阿尔巴尼亚于4月28日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成为入盟的潜在候选国。作为阿尔巴尼亚入盟申请的回应,欧洲理事会委托欧盟委员会向阿尔巴尼亚政府递交了调查问卷,以评估阿尔巴尼亚入盟的准备情况。阿尔巴尼亚政府于2010年4月14日反馈了问卷调查,表达了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决心。不过,由于阿尔巴尼亚政府与反对党长期关系紧张,以及该国存在严重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自2009年申请提出加入欧盟到2013年,欧盟三次(2011年、2012年、2013年)拒绝了阿尔巴尼亚的候选国身份。2014年阿尔巴尼亚政府通过了《国家欧洲一体化计划(2014—2020)》,代替了之前的《国家发展与

一体化战略（2007—2013）》，表明阿尔巴尼亚政府对欧盟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提出的优先事项等改革要求上展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和坚定实施的政治意愿。同年6月23日，在希腊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欧洲理事会才最终同意授予阿尔巴尼亚正式候选国地位。

（3）整合提速。2014年“柏林进程”启动以来，欧盟侧重于以入盟为引导，重点加强该地区的睦邻友好、民族和解以及区域内政治、经济合作。尽管“柏林进程”并非欧盟框架下的扩大政策工具，但却是欧盟扩大政策的重要补充。阿尔巴尼亚根据欧盟的指导性原则，评估了《政府年度施政计划（2013—2017）》中以地区合作为指导原则的外交政策，并提出了以区域合作和欧洲一体化为优先事项的《政府年度施政计划（2017—2021）》（Qeveria e Republikës së Shqipërisë, 2017）。这些政策的转变得到了国内政治精英和民众的一致支持，体现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优先事项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计划依赖于与欧盟的整合。2020年3月26日，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一致同意开启与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谈判。这一结果是对阿尔巴尼亚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的肯定，表明欧盟已经向阿尔巴尼亚入盟谈判亮起了绿灯。

3. 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阿尔巴尼亚目前处在加入欧盟的关键历史时期，其未来发展走向与欧盟息息相关。纵观近年来欧盟东扩进程中西巴尔干政策的演变，应该说阿尔巴尼亚入盟的前景是乐观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无论是从欧盟内部提出的“吸纳能力”“扩大疲劳症”等问题来看，还是从阿尔巴尼亚在经济、政治改革上与欧盟所设标准存在的差距来看，阿尔巴尼亚在入盟进程中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第一，在欧盟层面，虽然对于最终吸收西巴尔干国家的方向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热情有所减退。面对英国“脱欧”、成员国国内民粹主义势力崛起，以及诸如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的冲击，欧盟作为全球参与者的形象和能力受到了考验。面对欧盟的“预算困境”和成员国的政策偏好，特别是大国对于扩大进程存在分歧，加之2004年“爆炸式”的扩大和2007年仓促吸纳中东欧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后出现的“消化不良”，欧盟对吸收新的成员国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当前，欧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内部的整合，

而非外部的扩大。正如西巴尔干申请入盟的“优等生”塞尔维亚和黑山所经历的那样，在漫长的官僚化的入盟谈判开展多年来，依然看不到入盟清晰的前景。2014年，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uncker）宣布未来五年暂停欧盟扩大进程（Juncker, 2014），这无疑给西巴尔干其他寻求加入欧盟的国家带来负面悲观情绪。此外，哥本哈根标准中笼统的概念性术语反而成为欧盟延长谈判时间甚至随时终止谈判的借口。目前，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入盟的要求越来越高，程序也越来越复杂，在哥本哈根传统标准和共同体法律之外融合了更加具体的SAP条款以及诸如法治、地区合作等入盟进程需要达到的关键要素。而且欧盟委员会修改了谈判方法的文件，增加了入盟谈判进程的可逆性。新的谈判方法将在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入盟谈判中采用，无疑给阿尔巴尼亚的入盟前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二，在阿尔巴尼亚层面，其政治经济改革离欧盟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在与欧盟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十多年后，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化建设依然没有达到欧盟的标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距变得更大。尽管在过去30年里，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表现有所改善，但其本身经济基础薄弱，经济产业缺乏竞争力，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依旧落后于欧盟成员国，而多年的转型又使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全球141个经济体中，阿尔巴尼亚排名第81位，在欧洲国家中排名居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此外，阿尔巴尼亚的就业率、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低，研发、创新能力处在低水平，基础设施差、法律制度不健全、腐败现象和非正规经济等也对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尽管欧盟通过一系列援助工具给予阿尔巴尼亚一定的资助，但是要把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欧盟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依旧任重道远（European Commission, 2019b）。二是阿尔巴尼亚政治改革和国家治理水平离欧盟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国内民主政治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不稳定、不成熟的政治氛围（Ah-Pine, 2011）。主要政党民主党和社会党两极分化严重。对立紧张的政党关系阻碍了各方之间的有效合作和在必要领域实施改革的计划。公共行政领域仍存在违反制度的公务员任命，主要是使用临时合同，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司法领域面临腐败泛滥、专业人员缺乏且效率低下、公众信任度低等问题。此外，在打击腐败、贩毒、洗钱、人口贩卖等有组织犯罪活动方面的努力存在不足，

尚未充分建立积极主动的调查、起诉和定罪的有效追踪记录，这些都是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面临的巨大挑战（European Commission, 2018）。欧盟在2020年的阿尔巴尼亚入盟进展评估报告中就明确提到，尽管阿尔巴尼亚在公共行政改革、司法体系改革等领域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政治环境依然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腐败问题也仍然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规则和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在带来效率，消除合作障碍的同时，也有可能与阿尔巴尼亚国内传统的法律法规、信仰习俗相冲突。加入欧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会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例如，在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移民政策、生产计划等方面会丧失独立性。目前阿尔巴尼亚在货物自由流动、消费者保护、税收、竞争领域、公共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部门政策等方面的国家立法上努力向欧盟标准靠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后续如何与欧盟法律对接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Biraci, et al, 2011）。2018年4月17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向欧洲理事会提出与阿尔巴尼亚展开入盟谈判的建议，但欧盟关于阿尔巴尼亚2019年的进展报告似乎仍然没有给这个国家一个明确的欧盟成员前景。欧盟委员会历史上一直选择不强制规定履行哥本哈根标准的最后期限，因此不会允许阿尔巴尼亚有太大的空间影响谈判的时间表或就入盟条款进行讨价还价（European Commission, 2019a）。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为例，作为与欧盟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相似度最大的西巴尔干国家，从2001年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到2013年加入欧盟，历时十二年。这对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前景来讲，虽然是一种希望，但更多是一种警告，它表明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进程将会是缓慢和充满挑战的。

尽管未来在入盟道路上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整体而言阿尔巴尼亚是体现欧盟地区建构性力量的一个典型代表。阿尔巴尼亚寻求加入欧盟，一方面体现了西巴尔干转型国家以入盟为目标改革和塑造自身的内外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欧盟的外交政策对该地区国家的外部影响。当前，阿尔巴尼亚已经加入了北约，是该地区较为稳定的国家。阿尔巴尼亚还被欧洲认为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国家，其国内和谐的宗教关系甚至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这些因素会成为阿尔巴尼亚融入欧洲一体化和实现加入欧盟的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Ah-Pine E. N., 2011. Albanian integration into the EU: Security, Europea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Which project for the democracy?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ECPR General Conference Aug 2011, Reykjavik, Iceland.
- Baldwin, R., & Wyplosz, C. 2009. *The 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M].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189-262.
- Biraci, R., et al, 2011. EU enlar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How far away is Albania from the EU member states? [J]. *The Western Balkans Policy Review* 1(2): 98-116.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Revised Indicative Strategy Paper for Albania (2014-2020)* [OL]. [June 9, 2020].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instruments/funding-by-country/albania_e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a. *Commission's 2019 Progress Report on Albania* [OL]. [June 18, 2020].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sites/near/files/20190529-albania-report>.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b. *Key findings of the 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on Albania* [OL]. [June 8, 2020]. https://europa.eu/newsroom/content/key-findings-2019-report-albania_e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Albania 2020 Report, Brussels, 6/10/2020, SWD (2020) 354 Final* [OL]. [July 23, 2021].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countries/detailed-country-information/albania_en.
- Gjergji Vurmo, 2008. Relations of Albania with the EU.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mediation, center for EU enlargement studies[OL]. [June 12, 2020]. http://idmalbania.org/relations-of-albania-with-the-eu/relations-of-albania-with-the-eu_june-2008/.
- Johnson, A. M. 2001. Albania's relations with the EU: On the road to Europe [J].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3(2):171-192.
- Juncker, J., 2014. *A new start for Europe: My agenda for jobs, growth, fairness and democratic change* [OL]. [June 9, 2020]. http://ec.europa.eu/priorities/docs/pg_en.
- Meta, I. 2018. *Speech at 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OL].

- [July 7, 2020].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677428/albanian-president-discusses-security-euro-atlantic-integration-at-marshall-cen>.
- Pippan, C. 2004. The rocky road to Europe: The EU's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for the Western Balkans and the principle of conditionality [J].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9(2): 219-245.
- Qeveria e Republikës së Shqipërisë, 2013. *Programi i Qeverisë (2013-2017)* [OL]. [July 6, 2020]. <https://www.ps.al/te-reja/19691>.
- Qeveria e Republikës së Shqipërisë, 2017. *Programi i Qeverisë (2017-2021)* [OL]. [June 1, 2020]. <https://www.mb.gov.al/programi-i-qeverise-2017-2021-ministria-e-brendshme>.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OL]. [June 16, 202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
- 扈大威, 2006. 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评析 [J]. *国际问题研究* (2): 40-44.
- 柯静, 2007. 西巴尔干入盟前景分析 [J]. *国际论坛* (6): 29-34.
- 孔寒冰, 2014.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互利与互动及其前景 [J]. *欧洲研究* (4): 7-8.
- 刘作奎, 2015. 国家建构的“欧洲方式”——欧盟对西巴尔干政策研究(1991—201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田旭, 2018. 聚焦西巴尔干: “一带一路”倡议, 如何对接欧盟扩大战略 [J]. *国际经济评论* (5): 78-90.

作者简介

胡志强,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巴尔干研究。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 100089。电子邮箱: huzhiqiang@mj.org.cn

political,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li Pasha has been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literary images across countries. Western literature expresses its political position on the Greek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rule of Ottoman Empire by constructing Ali Pasha as the Oriental “Other”, whereas the Albanian literature is more concerned with Ali Pasha’s ethnic ident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li Pasha’s images in four works: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Les Orientales*, *The Grecian Captive, or, The Fall of Athens*, and *The Traitor’s Niche*, and explains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him across countries and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Keywords: Ali Pasha; Literary Image; Ottoman Empire; Albania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Non-Fiction in Serbia: A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Mirjana Pavlović, Ana M. Jovanović

Abstract: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Serbia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joint projects have deepened the interest of Serbian people in Chinese current affairs, history, culture and literature, which in turn resulted in the greater number of Chinese – Serbian transl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BISS.SR database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erbia’s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Books, this paper giv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Serbia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non-fiction, as well a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is field. It also touches on the main challenges of translation in Serbia, such as the problem of training new generations of translators.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non-fiction; Serbian translations; training new generations of translators

Albania’s EU Accession and Prospects

Hu Zhiqiang

Abstract: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EU had had no clear strategy on Western Balkan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in Kosovo, however, the EU has been determined to include this region i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due to security and stability concerns. On the other hand, Albania has set a clear goal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turning to Europe" and 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ountry has been making constant efforts to modernize itself and improve it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o meet the accession conditions, which are still barriers since it applied for EU accession in 2009. When Albania will complete this proces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EU's ability to expand, but also on Albania's ability to meet all condi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ombating corruption, improving the domestic judici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are keys to Albania's EU accession.

Keywords: Albania; EU accession; Western Balkans; conditional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Financing in Serbia: A Case Study of Crowdfunding

Jiang Yong, Feng Ziqi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trend of the world, Serbia has introduced crowdfunding in cultural and artistic areas to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rowdfunding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in Serbia, and the future trends. It studi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challenges of crowdfunding in Serb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crowdfunding in culture and art, and the actions, models or approaches that 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Serbia may adopt to make better use of crowdfunding.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crowdfunding in Serbia,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Serbia; cultural financ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crowdfunding